

张中行

著

方成◇插图
沈诗醒◇选编

不衫不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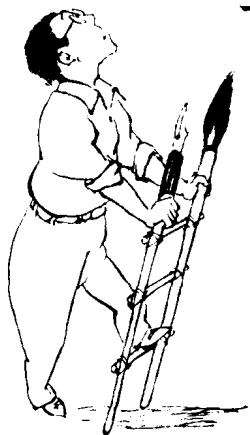
文钞



上海书店出版社

◆张中行 著
◆方成 插图
《诗醒》 选编

不衫不履文钞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衫不履文钞 / 张中行著; 沈诗醒选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5

ISBN 7-80622-466-4

I. 不... II. ①张... ②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第17320号

不衫不履文钞

张中行著 方成插图 沈诗醒选编

-
- | | | |
|------|--------------------------|----------------------------|
| 责任编辑 | <input type="checkbox"/> | 郑晓方 |
| 封面设计 | <input type="checkbox"/> | 谷大平面设计工作室 |
| 技术编辑 | <input type="checkbox"/> | 张绍军 |
| 出版发行 | <input type="checkbox"/>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424号) |
| 印刷 | <input type="checkbox"/> | 上海长阳印刷厂 |
| 开本 | <input type="checkbox"/> | 850×1168mm 1/32 |
| 字数 | <input type="checkbox"/> | 166千 |
| 印张 | <input type="checkbox"/> | 6.875 |
| 出版日期 | <input type="checkbox"/> |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
| 印数 | <input type="checkbox"/> | 0001-5000 |
| 书号 | <input type="checkbox"/> | ISBN 7-80622-466-1 / I·123 |
| 定价 | | 15.00元 |
-

选编者的话

□沈诗醒

标题在前，自然是要说说有关《不衫不履文钞》成编的来龙去脉，所谓“缘起”是也。

大约两年前的一日，我应上海书店出版社郑晓方女士之约，来到她所在的编辑室，交谈中，提到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学者张中行先生，钦佩之余，萌发了最好能得到行公张先生赐稿的想法，问我有没有可能代为征求？看着朋友如此诚意，又正赶巧我要去北京，便答应试试。

试试的结果，行公先是为避“选来选去”难免误解之嫌，有点犹豫；后因我的执拗，转而相商能否专拣新作旧篇中嘻笑怒骂的一类文字集成册，配以相当的插图，暂名《竟有此理》？我将此设想反馈郑女士，答曰：“可以。”就这样，待我再而三入京求教行公所得，除了经行公确定的五十篇选目，然后整理编排就序的书稿外，还有的是行公亲自约请方成先生所绘的插图。九九年元旦前夕，当经过反复推敲、磋商、选定、集成，择名为《不衫不履文钞》的书稿，终于借助电话沟通、邮路传递，自京都送到了沪上我的手中，一阵喜悦过后，面对这扎书稿，发

现自己作为选编者，未出工出力，却徒挂虚名，深感惭愧。所幸的是行公的赐稿，在满足了我们心愿的同时，将使新世纪人文精神宝库中，再添一册发人省思，祛妄存真的藏本。

而对行公其人其事，想必自八十年代起相继问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张中行作品集》六卷，以及近著《流年碎影》中，读者早已熟知。透过字里行间，他那真情实感的流露，图片的传真，我们看到一位“负暄”老人，或独坐门槛、冷眼看世；或临窗沉思、秉笔直书；或漫步乡间、倚驴而立；或举杯小酌、侃侃而谈……一如他与启功先生相携斟酌，举碗代杯，互敬共饮的画面所题“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低唱”，包含了何等丰富的人生，渊博的学识，坦荡的胸怀。

藉此，所以借题发挥，无疑是出于晚生我等对行公“率性之谓道”的人格之敬仰。

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五日

草于吴江庙港海浦寓所

目 录

选编者的话·····	沈诗醒	1
一 不合时宜·····		1
二 心声偶录·····		9
三 临渊而不羨鱼·····		15
四 诗有馀力·····		22
五 打油的自由·····		26
六 打油销夏一例·····		28
七 留退笔·····		31
八 今之视昔·····		36
九 旧迹发微·····		41
一〇 关于“怕”的命题作文·····		46
一一 坐不改姓·····		50
一二 崇俭示众·····		53
一三 仍旧贯如之何?·····		58
一四 关于受礼·····		61

一五	关于赠花·····	65
一六	印名片·····	69
一七	更上一层楼·····	72
一八	由大字本到放大镜·····	76
一九	一瓶人头马的烦恼·····	80
二〇	与武汉大学毕奂午兄·····	83
二一	两序的因缘·····	87
二二	三话的吹音·····	90
二三	赋得读书人·····	94
二四	关于反观乎己·····	99
二五	我执·····	103
二六	牛年说牛·····	106
二七	猪年说猪·····	111
二八	鸡狗之争·····	115
二九	也说老照片·····	118
三〇	关于美人·····	123
三一	真音绕梁·····	128
三二	通俗与不雅·····	132
三三	有教育意义·····	136
三四	小书·快读·杂想·····	140
三五	降表之类·····	144
三六	下台后露白·····	148
三七	看数字一惊·····	153
三八	有感于二百七十二·····	156
三九	此处禁止小便·····	160

四〇	不修也罢	165
四一	不要说话	169
四二	人心不古云云	172
四三	鱼引来的胡思乱想	177
四四	求转败为胜	182
四五	伪劣解	187
四六	出入防盗门有感	192
四七	张守义	196
四八	丁建华	204
四九	《写真集》自序	210
五〇	四川印一选本的后记	213

不合时宜

——对镜看到的自我

我碌碌一生，自知之明不多而他知之明不少。表现多端，举其煌煌者，如在伟大的时代，有所谓阳谋，我硬是不上当，三缄其口，万不得已就学风丫头之应付邢夫人，说假的。其后就取得善果，虽无资格上升为左却未“派曾右”。而时间未变慢，一晃就到了七十年代溜过，说点不三不四的真话不再有家破人亡的危险，于是“汝辈书生总是会说”的旧病复发，就拿笔，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赖有权印书的和有钱买书的人宽厚，这样的不能升堂之文居然钻入本本，爬上书架。又是来于宽厚，古之“文人相轻”竟变为今之文人相重，心化为物，就成为常爬上报屁股的评介之文。而这类大作，有不少是灶王老爷“上天言好事”派，说罢文有可取之余，有时还老尺加一，说人也有可取。我看到，沿个人迷信的路，飘飘然一霎时之后，接着就忐忑不安，因为，至少是在此时，自知之明还有些力量，也就能够在耳边提个小警告：不要信这个；还是借老伴的小镜子，自己照照为是。

而就真来了被动照照的机会，先是上海的一位女士间接下

令，接着北京的一位女士直接下令，让写写自己。我不隐瞒“优点”，对于女士的命令，我一向是遵照办理，何况是双料的。于是挖空心思，想如何完卷。青灯之下想，灵机不动；梦见周公之时仍然想，灵机还是不动；一直到“女曰鸡鸣”，忽然灵机大动，想到苏长公的“不合入时宜”，像是可以借用为纲，统一些目，敷衍成篇。饮水思源，举出处。手头没有近年印的《东坡志林》，只好抄绿君亭本《苏米志林》，苏子瞻部分卷上《是中何物》条如是说：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苏东坡，名太高，不免有借光之嫌，所以要郑重说一下，这所借只是一点点意思，以表现自己的一生，实况总是与所期望距离很远，甚至南辕北辙而已。为了眉目清楚，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分作六个方面。

一，宜于富厚而贫困。佛门的救苦弘愿表现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至少是在这个小题之下，想暂不顾己身以外，只为自己打打小算盘。算盘小，却长鞭及远，远到禅师的机锋所常说，父母未生时如何如何。换为直说，是愿意生在这样一个家，既有金银财宝，又不少经史子集。有这些，早年，易得温饱事小，大事是可以多读些书，救成年后的浅陋，又借家世的馀荫，书“外”也会走来颜如玉吧？如我的业师化为先师的

俞平伯先生就是这样，曾祖曲园先生是晚清的大学者，父亲阶青先生是清末的探花，不用说幼年就有了读万卷书的方便，成年之时呢，用不着出入公园、电影院，拚死拚活，就迎来仁和许氏才貌双全的小姐莹环女士陪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对比之下，我就如由乔木而堕入幽谷，且不说衣食，幼年时是吸收能力最强的时候，家里却没有书，语云，良机不可失，却失了，人间没有卖后悔药的，想到，也只能叹口气而已。气叹完又能如何？不幸是还有后话，是因为贫困出身，就不能如有些人，旧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纵使世不清平，也小，可以不愁温饱，大，可以安坐在室中读《高士传》。我则无此条件，以致小就不能温饱，大就不能退隐。正如不久前写观我生性质的《流年碎影》时所安排，借先贤子路在《礼记·檀弓》中说的“伤哉贫也”为题，竟出现了三次。再而三，是因为困苦确是深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八口之家不能无饥；二是所从事，或所谓职业，几乎没有一种是兴趣所在并可以看作事业的。是直到近年，老一辈需要仰事的已经往生净土（假定有），小一辈需要俯畜的已经自力更生，我可以不再慨叹“伤哉贫也”，善哉，可是又来了烛之武所慨叹：“今老矣，无能也为也已。”

二，宜于专精而芜杂。想不到与“伤哉贫也”相伴的还会有意想不到，是偶然加偶然加偶然，我竟按部就班上了学，由小而中，由中而大。小的偶然是恰好在读完初小之时添了高小班；中的偶然是投考官费的师范学校竟能录取；大的偶然是双料的，一是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找不到教小学的职业，二是考大学，国文科出了《孟子》题，用启蒙老师教念《孟子》的存货，

骗得高分，又侥幸录取。其时北京大学有一顶最高学府的帽子，拥有专精的学术界名人不少，我呢，与一切年轻人一样，羽毛并不丰满而想“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或者说，也能专精，出大名。语云，有志者事竟成，可是我却相反，而是有志事竟不成。是不肯读书吗？非也，而是见异思迁，不能专，也就不能精。情况很像乡下佬进城，什么都想看看，我是进图书馆，什么都想翻翻。翻看的书不少，却未能停在某一方面，往里深钻。深的对面是浅，即在浮面上滑。可以由不同的方面说明这种情况。一个方面重，是昔人所谓“受用”，因为未能深入，我就几乎是毫无所得。怎见得？以中土的儒道释三家为例，我都尊重，可是儒，我就未能远希“内圣”，也就未能于“孔颜乐处”安身立命；道呢，我推重庄的任运，视得失为无所谓，可是检视己身之行，就总是失之执着过多；至于释，志在“度一切苦厄”，不能不高山仰止，可是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勇气走入禅堂，自度尚且谈不到，况度诸有情乎？另一个方面轻，是表现，不少写小文，也写书，题材面不窄，由广泛的人生直到墙角的蟋蟀，像是碰到什么能谈什么。惯于以貌取人兼耳食的人就甚至以为我真无所不通，而实际则如老伴所评论，是样样通，样样稀松。样样通，杂也；样样稀松，不能专精也。现在是确知老之已至，也就确知昔年梦想的专精成为泡影。可是与泡影同在的还有一些浮名，偶尔听到，心中有何感受？除了惭愧以外，只能取法戏迷，高唱一声“一事无成两鬓斑”而已。

三，宜于信而疑。信是听到什么便以为是真的。我幼年无知，情况曾是这样。典型的例是看《聊斋志异》，书生夜读，闻墙外吟“元夜凄风却倒吹”的诗，就相信，并幻想有朝一日也

可能有此奇遇，则闻之后还会如此这般云云。其后是入了洋（名）学堂，更其后是读了些洋（实）书，心之官有变，灯下连锁入室的美梦断了，且有说焉，是不科学。科学与不科学对比，前者是而后者非，推想除迷禅、迷气功的以外，不会有人反对吧？这是就此小范围内的“理”说，至于走到范围以外，触及人生的多方面，这理的影响就未必都是可意的。其中最重大的一项，我以为就是难于树立信仰。盖信仰，大如上帝全知全能全善，小如什么庙供桌前求得的签辞，都是躲开科学精神讲的理才能生存的。换句话说，有所闻，总是问“你说可信，根据是什么”，取得信的善果就难了。称为善果，是我，与未能信的同时，却一直认为，人生的福报要由有信仰（指重大而牵涉价值问题的，如怎么活才好之类）来。这方面的情况，近些年来，在《怀疑与信仰》《我与读书》《难得糊涂》等拙作里曾一再谈到。表现的心情是凄苦的，因为确知，如培根所说，“伟大的哲学应该始于怀疑，终于信仰”，我却始于怀疑，未能终于信仰。“吾斯之未能信”有什么不好？恶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信奉天承运，依某种口号而行乃天经地义，显然，其结果就必是世路艰险，求立足也成为大难。另一类是不信由“大块载我以形”到“息我以死”有什么意义，也就不能求得安身立命之道。而又不能不活，这就等于口吃烤鸭而心里想吃烤鸭无味，成为既可怜又可叹了。或曰，“你不是也写过《顺生论》，说可以接受《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吗？”答曰，这是不得已而降一级，虽然也有所取，乃第二义，与净土宗老太太宣“南无阿弥陀佛”佛号相比，那是第一义，地地道道的信仰，所得就有天渊之别了。

四，宜于从风而寡合。一地之中，一时之内，人的绝大多数以什么什么为荣，其反面为不光彩，而很少追问理由，这样的指引兼推动的力量，风也，或称为风气。风，举例不限于一时，与白薯不异，块头有大的，如忠君，能够使臣下甘心死，有小的，如鞋底后部加个木柱，能够使佳人立而难稳，行而难快。可是不这样，重则会遗臭，轻也会美中不足。所以识时务的俊杰就总是顺着走，甚至迎头赶上。我呢，没有逆风的瘾，或说没有逆风的魄力，可是患有少信的病，面对风有时也想问问所以然，而一问，取得满意的答复总是不容易，因而迈步就慢了，或由心情方面说，就苦于跟不上。至于具体情况，那就说不胜说。只好先归类，然后挑个头较大的，摆在案头看看。这是一，在很多人已经升温到热狂的时候，我还是未能积极。未能，是因为，对于依什么口号而行就可以救民于水火的理想，虽然我也同样希望能够这样，却总是担心未必能够这样。这担心不能算作杞人忧天吧，因为至少是为数不少的人，依口号而行之，仍是未能免于水深火热。当然，有些升温就不再降温的人就不是这样看，所以在这样的慧目之中，我就成为落后，应该望望然去之。去了，夫复何言？大道多歧，各走各的路可也。接着说二，有不少冠冕的群体名堂，走入其中就可以取得一顶光彩的帽子，而这种帽子，既可以飞上头顶，又可以飞上名片，最后还可以飞入悼词，我则欲热心而一直热不起来。是“举世皆浊我独清”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身和心，整饬与懒散间，更愿意懒散而已。再说三，是率尔操觚，时风要高攀以自重，办法是多引今代的子曰诗云，其意若曰，“如是我闻”，所以必正确可信，我则未能起而效尤。原因仍是少信在作祟，以

近于咒语的唯物、辩证等为例，我是一向不敢用，因为一，我不学，未能知其确义；二，比如一个喜欢较真儿的人来问，孔老夫子“知其不可而为”，这种立身处世的态度是唯物的吗？辩证的吗？我只能说不知道。所以执笔为文，也就不能从时风之后，多来几次“某某某教导说”。最后再说个四，是很多人为了“发”为“华”而拚命的时候，我却兴趣不高，并写《临渊而不羡鱼》《消费的我行我素》之类的小文，向热中于发于华的人头上泼冷水。显然，这泼冷水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一，求发求华的火热必更难降温；二，还可能惹来反驳的评论，是：你的旧思想感情已经僵化，既然不能适应新潮，那就赶快见鬼去吧。

五，宜于自强而自馁。新世训，人要力争上游。此意还可以说得既深邃又生动，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是我却多次坦白，是既怕苦，更怕死；坦白之后还有辩解的话，是大人先生喜欢说这样的话，意在别人听了会信，其后就真去苦、去死，他自己是并不这样的。那么，我之不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受大人先生的影响吗？君子还应该不倖过于人，那就继续坦白，承认乃来于“天命之谓性”，虽然也知道自强之可贵而强不起来。此种不冠冕的心情有时还不停留于迷离恍惚，那是幸或不幸碰到时代和环境的双重伟大，活下去难了，苦思怎么办。理论上，或青史上，有进退两条路，进是陈涉、吴广，退是伯夷、叔齐，可是这就不得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是未再思三思，就由“天命之谓性”顺流而下，走了不自强的一条路，心不能变方为圆，求言和行都是圆的。这是否即孔老夫子说的“无可无不可”呢？曰，完全是两回事。无可无不可是中道，我则为资质和习染所限，“不得不”甘居下游。命也夫，

也就只好“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了。

六、宜于菩提而烦恼。菩提和烦恼都是佛家语：菩提是觉悟，悟后则无苦；烦恼正好相反，是迷，指有贪嗔痴等心境，感受为苦。佛家各宗派也说“烦恼即是菩提”，这是另一路的思辨方式，我们常人最好是装作听而不闻。且说这烦恼之苦，佛家用所谓般（bō）若的慧目看，是来于爱染，所以灭苦要用釜底抽薪之法，是求情欲的淡而至于无。这想法，就理说，我认为可以成一家之言；看作一种人生之道，我们更应该刮目相看。可是很遗憾，我的这类看法也是就理说，至于由理而走入实际，就总是“苟未免有情”。这未免有情还有深的根源，是《庄子》说的“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天机浅，在庄学的眼里，得天独薄之谓也，这是“畏天命”的天命，人力又能如何？勉强想个可怜的办法，是向往觉悟的时候写《蒲团礼赞》。不幸是写之后，甚至写之时，迷的根芽仍在心房萌动，眼看就要弃甲曳兵而走，如何补救？我惯用的办法是由阿Q大师那里学来的，曰虽败犹荣。称为荣，有何依据？依据可以来于儒，是“率性之谓道”；也可以来于佛，如上面所引，“烦恼即是菩提”是也。

也迷《易经》，所举已经满六爻之数，应该就此打住。六个方面，分而有合，合为结论性的一言以蔽之，是不成气候。不成气候而有胆量常拿笔，亦有说乎？曰，搜索枯肠，竟抓来两宗。其一，所说都是实情，并未用子曰诗云一类大话骗人。其二，自己不成气候已成定局，但跛者不忘履，凡有所想、所说，总含有别人能够成气候的愿望。希望别人如何如何，也应该算作大话吧？若然，那就对镜还是帖了花黄，惭愧惭愧。

心声偶录

由于难得逆睹的机缘，我同一种新时代的先则小说、后则电影、再后则电视剧中的人物有了多数人说近、少数人说不近的关系。且夫新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时代也，街头巷尾的实况如何且不论，须有教育意义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中的人物则不得不具有两极化的鲜明个性，即一方是进步的，积极的，故好，故荣，另一方是落后的，不积极的，故坏，故辱。荣乎？辱乎？在小说、电影、电视剧之内，至少由写的、编演的人看，可以说不成问题。之外的我呢？显然，确定荣辱之前，先要看能不能对号。可惜公检法直到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还不管这样的恍兮惚兮的事。不管，看小说、电影、电视剧的人就有了随意对号或不对号的自由。不对号，放过拉扯闲话的良机，可惜，所以据我所知，读者，看客，多数还是站在对号一边。且夫假话多说几遍尚可成为真的，况广大群众乐得对号乎？于是循新时代的新风，有不少人就认为，这小说，这电影，这电视剧，就给我送来不少辱。读者、看客中间或有“多闻阙疑”的，有时并且来问，为什么不辩白几句？我感谢关照的好意，仍是